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35)

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蘇雲峯著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再版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39

## 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定價

精裝本新臺幣一三〇元 美元三·八元  
平裝本新臺幣一一〇元 美元三·三元

國外訂購另收郵費

版權所有  
必究

著者 蘇雲峯

編印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承印者 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本書撰寫期間，曾獲美國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之資助，書成後，復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出版經費，特此一併致謝。

## 自序

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屢受西方強大衝擊以後，有識之士，多倡變法自強。自強之道，首在得人才，而人才出自學校，故教育爲自強根本。當時中央及封疆大吏有此認識者不少，但能身體力行者不多，張之洞則是一個能坐言起行的人。

我對張之洞的興趣，得自胡秋原先生的啓發。最初廣泛地注意到張之洞在各省的教育改革，後以他督鄂時間最久，乃縮小範圍，研究湖北教育在清末二十年間的變革。這種區域性的教育發展研究，對該區政教社會之了解甚有幫助。

對張之洞與教育關係的研究，過去多偏重思想，而少涉實際，本書則兩者兼顧：第一章「張之洞的教育思想」，係從張氏個人思想形成及發展的觀點，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釋。第二章主要介紹湖北傳統教育的概況，以明瞭改革的背景。第三章爲「湖北省城新教育的誕生」，詳細介紹兩湖書院、自強學堂、武備學堂、農務學堂與工藝學堂的發展歷史，使讀者對這些新式學堂的實際情況，獲得較爲有系統的認識。第四章敘述新教育由省城推廣到州縣，由人才教育到國民教育與實業教育的轉變過程。

本書附錄，爲我多年搜集整理的一點成績。所錄「各項實業學堂一覽表」，不僅保存了這些學堂的史料，同時亦顯示湖北教員學歷結構的重大轉變。至兩湖、經心書院及自強、方言、兩湖總師範與優級師範理化博物科等學生名單，可爲民元後部份鄂籍政軍文教人物，提供背景線索。對湖北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ity) 之研究，不無幫助。

本書初稿完成於民國六十二年，近二年來，又以此爲基礎，繼續研究湖北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等方面的變遷，道路愈走愈寬，此乃胡秋原先生啓迪之功，謹在此表示謝意。

本書寫作期間，先後承蒙丁冰峯、王樹槐、呂實強、張存武、李國祜諸先生賜閱修改，尤以獲得呂實強先生的批評爲最多；排印後，又得王樹槐、張玉法與陶英惠諸先生賜校斧正，深深感激。又王家儉先生提供程頌萬留下的自強學堂資料，李本唐先生協助取得兩湖總師範學生葉蘭彬老先生的自述，對本書均有貢獻。此外，教育部木柵檔案室王駕陸先生，協助我取閱清季湖北各學堂舊檔，在此一併感謝。

最後，我要感謝本所已故所長郭廷以先生。他在本書寫作期間對我的愛護、鼓勵與栽培，我永遠不會忘記。

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十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

## 壹、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 (一) 海防檔 十六開影印本，整部出售

咸豐十一年至宣統三年(1861—1911)。

購買福州機器電鐵 砲廠局線路	精裝本九册	新臺幣	3,600元
		美金	103元
	平裝本十七册	新臺幣	3,300元
		美金	94元
	國外郵裝費	精裝本美金 平裝本美金	

### (二) 中俄關係史料 十六開排印本，分册出售

#### 甲編 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

書名	精裝本		平裝本	
	册數	新臺幣(元)	册數	新臺幣(元)
外蒙古路交涉	1	480	1	420
中俄東鐵	2	570	2	450
政變與一般邊防	2	1,020	2	900
東北邊防	2	570	2	450
新疆西伯利亞	1	300	1	240
兵合	1	480	1	420
合計	9	3,420	9	2,880
國外郵裝費		100.0		84.1

#### 乙編 民國九年(1920)

書名	册數	新臺幣(元)	美金(元)
俄政變交涉	1	480.00	14.00
中東鐵路與東北邊防	1	480.00	14.00
國外郵裝費			

#### 丙編 民國十年(1921)

書名	册數	新臺幣(元)	美金(元)
一東鐵路與俄交涉	1	570.00	16.50
中東鐵路與俄交涉	1	570.00	16.50
東北邊防與外蒙	1	570.00	16.50
國外郵裝費			

# 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 目次

自序	一
緒論	一
第一章 張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三
第二章 湖北傳統教育的改革	四三
第一節 湖北傳統教育的概況	四三
第二節 張氏改進傳統書院的局限	四九
第三節 一個模範——兩湖書院	五二
第三章 湖北省城新教育的誕生	六一



第一節	新教育誕生的概況	六一
第二節	兩湖書院的變革——從酌改學堂辦法到總師範學堂	六四
第三節	從自強學堂到方言學堂	九三
第四節	甲午戰敗的一個反應——武備學堂	一一四
第五節	從引進美國棉種到農務學堂	一二七
第六節	從工業建設到工藝學堂	一四三
第四章	從省城到州縣——新教育的推廣	一五〇
第一節	湖北現代學制體系的建立	一五三
第二節	湖北學務處的設立	一六〇
第三節	師資的培養	一六五
第四節	課程與教材的擬訂及頒佈	一六九
第五節	學堂建築及設備規制的確立	一八六
第六節	經費的籌措與分配	一八八

第七節 湖北新教育的推廣	二〇五
結論	二二七
附錄	
(一)宣統二年湖北各項實業學堂一覽表	二四六
(二)經心書院肄業生部份名單及其簡歷	二九八
(三)兩湖書院肄業生部份名單及其簡歷	三〇二
(四)兩湖總師範畢業生名冊(四〇五人)	三一〇
(五)自強學堂及方言學堂學生名單	三二三
(六)湖北省優級師範理化及博物科畢業生名單	三四四
徵引書目	三六三
索引	三七三



## 緒論

世界各國之近代教育發展，均呈現下列三個重要特徵：(一)世俗化 (Secularization)，(二)普及化 (Popularization)，(三)工技化 (Polytechnization)。①

所謂世俗化，于西方為教育脫離宗教勢力的支配，朝向實證、理性與實用的途徑發展。中國的傳統教育，雖已具世俗色彩，但自漢代以後，受到另一種形式的約束。教育的目的，主要培養各級政府官吏；教育內容，不出人文學科的範圍，缺乏對自然科學及實用知識的興趣。②因此，對中國教育近代化而言，應該是擺脫傳統教條、聖賢典則與明清八股制藝的桎梏，而朝向實證、理性與實用的領域推進。③所謂普及化，指擴大受教者的範圍。中國自孔子起，雖有「有教無類」的理想，但因受上述「養士」教育政策與經濟條件的限制，實際上受教者僅為少數中的少數。④近代國家需要國民的普遍參與，故必須普及教育，以提高國民大眾的素質。所謂工技化，指教育必須配合社會經濟發展之需要，朝向各種應用科技與職業教育的目標前進。

上述特徵，可從各國近代學制體系的變遷過程中尋找出來。毫無疑義，中國近代教育之演進，亦走同樣方向。惟西方教育之變革動力，來自社會內部，而中國之教育改革，則係受西力長期衝擊的結果。

中國于十九世紀中葉受到西方的強大衝擊以後，傳統教育的弱點，已完全暴露。因此，認識西方，並仿效其教育制度，改革傳統教育，以適應新的需要，應為當務之急。然而朝廷上下，多缺乏認識，連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師夷長技」的主張，都遭遇阻力，至于與此「長技」有密切關係的教育制度，自然更談不到。

容闈是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創議者，亦是最早建議中國採用西方教育制度的一人。他于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從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畢業返國後，便以改造中國教育為職志，但不得其門而入。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底，他抵金陵觀察太平天國形勢，曾向干王洪仁玕建議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設立武備、海軍及各種實業學校，但未被接受。⑤由于清廷大吏的保守性格，他後來亦未曾提出同樣的建議。十二年後所實現的，亦不過是派遣幼童赴美留學而已。對傳統教育制度，並未發生直接的影響。

同光年間，雖有馮桂芬提倡西學，鄭觀應及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介紹西方學制，<sup>⑥</sup>但所得反應，仍舊不夠熱烈。

中國既未能因應變局而建立一個近代教育制度，所以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在自強運動期間的種種教育措施，顯得瑣碎而無體系。其缺乏成就，是理所當然。反觀日本，于明治四年（一八七一）設立文部省，次年頒行新學制。初期雖亦有國粹歐化之爭，但很快就確定了新的方向。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頒佈改正教育法令，推行強迫教育，使教育普及，為日本之近代化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條件。這是中國所不及的。

甲午戰後，國人被迫認識西方教育制度之優良而主張仿效的漸多。其中重要的有盛宣懷、李端棻、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彼等所持方法容或不同，然其主張教育改革，則是一致。張之洞主張由教育之改革，推及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之革新；而康梁等人亦以變科舉、興學校為政治改革之張本。惟因戊戌維新失敗，康梁等人在教育上的影響消失，而張之洞的地位提高。因此，戊戌後的全國性教育改革工作，實際係在張之洞領導之下完成。諸

如改書院爲學堂，廢除科舉，頒佈奏定學堂章程等，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均發生相當大的作用。

清政府是中央集權制的，惟自鴉片戰後，內憂外患，接連發生，而中央領導階層，能力薄弱，於是地方權力，日形擴張。晚清的督撫疆吏對中央政府實有舉足輕重的力量。但其中具有維新思想，且對教育改革有實際貢獻者，張之洞是爲最重要之一人。

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直隸南皮人，出身仕宦之家，曾祖、祖父均曾任知縣。父親張瑛，自道光中葉起，一直在貴州任官，由知縣、知府而至道員。迄咸豐六年（一八五六）病逝于軍中。張之洞出生于貴州興義府，二十歲（一八五六）以前的大部份時間，都在貴州渡過。他自五歲起，便接受傳統教育，準備科舉考試，迄十四歲爲止，共換過十三位教師，其中生員六人，舉人四人，進士三人，皆乾嘉科場老輩。由于受這些老師的指導，且又用功讀書，所以成績優異，于十二歲時，就出了詩集。十四歲考取秀才，二年後考取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sup>⑦</sup>

早期的教育與功名，對張氏固有影響；幼年時代的社會環境，對他同樣發生作用。這時

西南各省，非常紊亂，兩廣有太平天國之亂，貴州有苗亂，雲南有回亂。正是內外交迫，不可終日。<sup>⑧</sup>張氏在這種環境下，很早就孕育着經世致用的思想。胡鈞「張文襄公年譜」云：

公生長兵間，好閱兵家言及掌故經濟之書，慨然有經世志。<sup>⑨</sup>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張氏（時二十三歲）在天津南皮本籍辦理「清平團練」，以禦防太平軍北上。翌年六月得一子，取名仁權，並爲其子孫寫了一首敍輩詩。這首詩亦充分反映了他忠君愛國、通經致用的思想。詩曰：

仁厚遵家法，忠良報國恩；

通經爲世用，明道守儒珍。<sup>⑩</sup>

稍後，又因受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的刺激，感憤時事，作「海水詩」誌哀。翌年作家教，並受同邑進士季崇文的影響，開始發奮，「閉戶讀書，研究古今王伯得失之要」。因季氏對天文、地理及兵書等均有研究，張氏亦「講求兵事，晝讀書，夜觀星象，至于嘔血」。<sup>⑪</sup>可見他正充實自己，並等待機會以一展懷抱。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張氏考取進士，時方二十七歲。從此踏入仕途，步步高升。前



後歷任翰林院編修（一八六三——一八六六）、浙江鄉試副考官（一八六七）、湖北學政（一八六七——一八七〇）、翰林院庶吉士（一八七一——一八七二）、四川學政（一八七三——一八七六）、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翰林院侍講、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右春坊右庶子、日講起居注官、左春坊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咸安宮總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以上由一八七六——一八八一）、山西巡撫（一八八二——一八八四）、兩廣總督（一八八四——一八八九）、湖廣總督（一八九〇——一九〇七）、署兩江總督（一八九四——一八九六，一九〇二——一九〇三）、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學部大臣（一九〇七——一九〇九）等職。<sup>⑫</sup>

張之洞與教育的關係，起自湖北學政時期（一八六七——七〇）。以後出為封疆大臣，所到之處，均注意教育，因此而被譽為「當今知曉學務之第一人」。<sup>⑬</sup>他對清季教育之改革，可分為下列四個時期：

一、傳統教育整頓時期（一八六七——一八七七），以通經致用為目標。他針對當時政治上的積弱無能，教育與科學上的腐敗無效，與吏治社會上的頹廢墮落，提倡實學，講求名